



王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

王

王

漢淮南王劉安著

漢河東高誘註

明新安汪一鸞訂

脩務訓

脩務

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敝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

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

或人以為先為術如此乃可謂為得道之法也

吾以為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

脩務訓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

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
 無為明矣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虵
 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
 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嘗百草之滋味
 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
 七十毒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
 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黑齒
 東方之國陰氣所聚
 故曰幽都今鴈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遠
 裔不覩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
 放謹堯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放棄也謹堯堯佞
 臣也南極之山三

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
 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
 危西極之山名一曰放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
 山羽山東極之山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

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
 在彭蠡舜

時不服故往往征之舜死蒼梧葬於九嶷禹沐浴靈

淫雨櫛節扶風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父雨為
 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為梳櫛也

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鱗魚遊
 其中上行得過者便

為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名脩
 禹開截山體令伊水得北過入雒水故言闕也

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栒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

百國

修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隄也

四載山行用藁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

蕪隨循也栗石刊識之曰海之內凡湯夙興夜寐

萬國禹定千八百國是禹之所為也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

早起夜寐以思萬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

富也野民曰氓養孤孀幼無父曰孤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

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

巢譙責也讓夏桀之罪過也歷此五聖者天下之

山蓋歷陽之山是湯為之也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墮奉一

爵酒不知於色言其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

輕也也重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

亦遠也遠猶且夫聖人者不耻身之賤而愧道之

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

以身解於陽昞之河為治水解禱以身為湯旱以

身禱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興聖人憂民如此

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悖繆且古之立帝

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

身也逸安為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

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

齊之

齊等也

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

三公九卿以輔翼之

輔正也翼佐也

絕國殊俗僻遠幽閒

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

絕遠殊異能猶

及也立置以為遠國君

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

國無遺利

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以利民故無所遺亡也

所以衣寒食饑

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

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轉鬻

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

黔言其突竈不至於黑坐

席不至於溫歷行諸國汲汲於行道也

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

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

除萬民之害

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為高不以河為廣言必踰渡之事治也

蓋聞

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黥黑禹胼胝由此觀

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

庶人四肢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

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

水勢

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

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

穀得遂長

遂成也

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鯨禹之功

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

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巧詐也事成而

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不名有其功也非謂其感而不應

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爇井以淮灌山此用已而

背自然故謂之有為火不可以爇井淮不可以灌山而以用之非其道故謂之

有為也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輻山之用

藁夏瀆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

為之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為言無為聖人之從事也殊體

而合于理殊異也體行也理道也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

危定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

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宋大夫悼傷也自魯趨而十

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

楚王郢楚都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

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剡銳

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

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

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

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

齊魯川 淮南子卷九

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械器設施也 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

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

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乃偃兵

輟不攻宋輟止也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

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伏軾也其僕曰君何為軾文

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

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

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人敢勿

軾乎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

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

已易寡人不為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為之也吾曰悠悠慙

于影影形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

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庾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

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

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跌蹠而趨千里

以存楚宋跌疾行也蹠趨走也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

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

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於存國也今夫救火者

齊故曰雲梯械器設施也

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甔、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楮、

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謠

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

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夷八類夫謠者樂之徵也、哭者悲

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夫聖

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効亦

大矣、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人性各

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鵠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

益、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鵠者駁也、猶人馬之為

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

類矣、言人自為人、馬自為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

揚蹠、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學包

制禁也齧、劾也咋、翟也足以嗜、雜也肌碎骨、蹶蹠、足以破盧

陷、咋齧也、啮穿也及至圍人擾之、良御教之、圍養馬官擾順也

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澗、弗敢辭、故其

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聾

蟲也、蟲喻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

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為義、帽憑盈滿

齊務記 卷之七十九 七

積思之貌 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

也沉醕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

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誇

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

細理也夸弱也佳好也性猶 嗾權 腴葵 哆夸 嗎摩

遽瞿 蔭除 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模 母

仳靡 佳虺 也遽蔭偃也戚施僂也皆醜貌嫫母此

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

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

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眾也儒有

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

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

穀不食以一躋之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

待策鋤而行駕馬雖策鋤之不能進為此不用策

鋤而御則愚矣為良馬能自走不復用善得 夫怯

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

捲一擣則摺浙 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 為此棄干

將鎔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眾而同

將鎔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眾而同

將鎔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眾而同

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頂極高底極卑也

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

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

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

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為

本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氏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氏為本也

也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駘駘念戾惡理不通

音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訛訛輕利急亦以多

之訛同也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

而公正無私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

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鬢

顛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

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一言而萬民齊

洞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舉十六相

仁言也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言能知人作事成法

齊倦也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穴也大

物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

所歸百姓所親臯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出

信曰至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禹母脩已感

胸而契生於卵契母有娥氏之女簡翟也史皇產

出吞燕卵而生契幅背而出

而能書

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頡皇

羿左臂脩而善

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

聖之天奉

奉助也

四俊之才難

才千人為俊

欲棄學而循

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履水也

履履也

夫純鈎魚腸劍

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

純鈎利劍名魚腸文理屈

辟若魚腸者良劍也型或作盧

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剗則水斷龍

舟龍舟大舟也

陸剗團

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

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

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

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

短缺脩長也明有所不足愚有

所不逮也

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

然夫宋畫吳治刻刑鏤法亂脩曲出

宋人之畫吳人之治刻鏤

刑法亂理之文脩飾之巧曲出於不意也

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

蔡之幼女衛之稚質

稚質少女也

梱閫纂組雜奇彩抑

黑質揚赤文

梱叩核纂織組邪文如今之短沒黑耳亦言其巧也

禹湯之智

不能逮

言不能及二國之女巧也

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

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

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歧行蟻動之蟲喜

而合怒而鬪攫搏也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

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

雖疆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

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力也無真受於外無有學問受謀慮於

外以益其思也故力竭功沮竭盡也夫鴈順風以愛氣力

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矢弋繳銜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

翼也蝥知為垤歡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

芠仇苻梢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防

也景以蔽日蔽擁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

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辟遠陋也長於窮櫛櫛

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

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室

也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

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臣造作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為衣易曰黃帝

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為車傳曰奚仲

為夏車正封於薛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

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

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為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

齊務則卷

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各有不通萬物

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

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

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猶傳也由此

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

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微攬句援標標拂手

若蕤滅蒙不失一弦參彈撫弦復微上下手也攬援撥也標拂敷也蕤蒙言其疾

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攬撥之捷猶不

能屈伸其指攬撥黃帝時捷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

故弓待檄敬而後能調劔待砥而後能利檄矯弓之材砥

礪石也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礪諸之功木

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隲括之力唐碧堅忍

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鑽之物又况心

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

猶轉易也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揉摩監砥

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

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超然獨

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開

終有誤

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援猶索也、籌策得

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

事之情、窮盡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死有

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

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也、不暇日不學也

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之心也、沃地之民多

不才者、饒也、饒逸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

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疆而功成者、天

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

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

趣明師，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不羣於衆也，何以明之？昔

者南榮疇，耻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翠，霜露軟，朔

躑躅，决，跋涉山川，冒蒙荆棘，淬浴軟猶箸也，躑躅履

跋涉故觸，百舍重趼，繭，不敢休息，百里一舍，躄足

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聞條達，曉明

了也，鈍聞猶鈍悟也，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大夫七日不食，則斃，故以

七日為極，三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畧天地，

達通也畧 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也

猶數也見稱譽世傳相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王

語至今不止闔閭與楚昭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

王戰於栢舉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

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

死言入吳不旋踵因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

血不過一卒之才在車日士不如約身卑辭求救

於諸侯申包胥楚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亡

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與之及昭王敗於於是乃羸糧跣走

跋涉谷行羸裹也一日囊跣上峭山赴深谿游川

水峭山高山深谿大壑遊渡也犯津關蠟蒙籠蹙沙石躓達膝

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犯觸觸津關則捲

葛藟所蒙籠言非人所由蹙僵躓足達穿也幽通賦曰申重繭以存荆是也鶴跣致而

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梅墨鶴時時立

不食黧黑其面色欲速則秦救也涕液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為封

豨脩蛇蚕食上國封脩皆大也霄始於楚貪也越越遠

也國中國霄害也始先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越遠

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遑暇啓跪使下臣

齊務川

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夫子

車鍼虎傳曰率車五百乘以救楚凡三萬七千五百人此曰千乘步卒七萬不合也踰塞而

東塞函谷一日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

國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公壻之谿公壻之溪楚地烈藏廟堂著於憲法

此功之可彊成者也烈功憲法也夫七尺之形心致憂

愁勞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聖人知時之難

得務可趣也苦心勞形焦心怖備肝不避煩難不

違危殆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威王之將進如激矢合如

雷電解如風雨真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

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

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名武中寧國之名墮廢也此

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強力也

官御不厲心意不精精專也將相不強功烈不成侯

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綵載馳

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通於物者不

可驚以怪通達也言怪物不能驚也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喻

也非常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耀眩也名虛實之名審於形

者不可遜以狀遜敗也狀貌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

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也說言

為二聖所作乃能入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

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

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矩

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

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

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也惠

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惠施宋

梁為惠王相莊子名周宋蒙縣人作書三十三篇為道家之言夫項託七歲為孔

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閭丈人說

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閭里也敲橫也丈人長

老人敲其頭自救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

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

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唐姑梁秦大夫言謝子

主謝子之君一日謂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

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易革

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罪在以甘為苦非味之過

過在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為狗羹也而其

嘗也

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

味者也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耶郢師有出新曲

者託之李奇師樂師出滴作也諸人皆爭學之後

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

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

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

貴是而同今古符驗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

也日同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

明驗無以聽人說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之事便

珍貴之耳近世之事有可貴者亦有不貴之也

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劔或絕側羸

文齧缺卷銚而稱以頃襄之劔則貴人爭帶之絕

側羸無文齧齒卷銚鈍弊無刃託之為琴或撥刺

枉撓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撥

不正也枉撓曲弱也闊解壞漏也越音聲散也託

之為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側室或

作廟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剗兕甲

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

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隅脩管唐牙莫之鼓

也伐山桐以為琴溪澗之梓以為腹言其鳴通人

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莫邪美劍名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驂騮綠耳鼓

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濫脇音不和號

鐘高聲非耳所及也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而不期於洪

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辯辯別也清濁

之於耳聽清商也濁宮也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

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自不識父

之類心不衰也故夫孿杏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獨知

也別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

奇喻

聖人能論之微妙論敘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

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

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

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

施也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

今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攄書明指以

示之攄舒也指書也雖闔棺亦不恨矣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恨之有昔

晉平公令官為鍾鍾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

調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師曠識音故知其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

齊務川

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而汝師曠曰、使後世

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故師

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喻上句

知音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書者也彼獨

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

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并

立節我謂誕謾倨傲也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

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蒙胃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

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常試使

不成文矣

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笄婦人

瑱也阿細穀錫細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若

籠蒙目視。雜佩也若香草籠蒙、冶由笑、目流眺。冶

笑巧笑流眺睛盼口曾撓、奇牙出、馱業酺、淫曾

也詩云美目盼兮也。撓弱也。口則弱撓。冒若將笑。故好齒出。詩則雖

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探徐豫、瘡

心而悅其色矣。憚徐貪欲也今以中人之才、蒙愚

惑之智、被汗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

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

鄭者鄭袖楚懷

王之幸姬善誦攻舞因名鄭舞一說鄭重攻舞也繞身若環車輪也曾撓摩

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曾撓摩地鼓車平解扶便

媚擬神擬象也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也髮若

結旌屈而復舒也騁馳若鶩馳騁言其疾也木熙者舉梧檟據

句枉熙戲也舉援也梧檟梓皆大木句枉曲枝見枉或作掘也蟻自縱好茂

葉言舞者若蟻不復踐地好上茂木之枝葉龍夭矯燕枝拘言縱蘊若蟠龍燕枝

拘言其著樹如燕附枝也援豐條舞扶疏援持也持大條以龍

從鳥集搏援攫肆蕤蒙踴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

其巧蕤蒙踴躍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雖言其疾也心酸足見其

微妙危險皆為之損動中心駁耐其足也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

彼舞者更復徐行小笑被倡衣脩擢舞為後曲也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其人

主其柔弱屈句委縱也而木熙者非眇勁眇絕也言其非能

也淹浸漬漸靡使然也之柔縱眇勁靡教化使之

然也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言非一莫見其損有時而薄藜藿之生

也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日教化亦然也

也莫見其損有時而薄夫事有易成

也莫見其損有時而薄夫事有易成

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

後至也美善
之謂也

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

漢淮南王劉安著

漢河東高誘註

明新安汪一鸞訂

泰族訓

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故曰泰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
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
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
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

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
踈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
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
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
馳草木為之靡縣燧未轉縣燧邊候見虜舉燧轉
相受行道理最疾者也
而日在其前故天之未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
鳥巢居
和風也其且雨也陰曠繼未集而魚已噉矣魚潛
居知
也雨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
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
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喏佞吟吟者也故一動其
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
然而施無地而不澍住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
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神感於內形氣
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
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
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
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

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浸有以相蕩

也。精稜氣之侵入者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

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生萬

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

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魯般不能造、此

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象象牙也三

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華之中、而不

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一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

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

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

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

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

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

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

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

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

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

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兌說也卜筮而決事、

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

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

星朗、正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

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

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

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

其廣大、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

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

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

虱、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

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乳於陵而伏於淵其

卵自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

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

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

中、訟容也繆靜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

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

位也、豈節拊夫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廓然無

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
軼民、無勞役、無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
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
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
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甌、踰梁山而國乎岐、
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
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
也、券契也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

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
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班白不戴負、
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
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
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
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
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
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
下、非易民性也、柎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

卷五

化則細矣。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也。禹鑿龍門，闢伊闕，決

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

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

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

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

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

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窬木

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

服牛，令鷄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

故不為天下

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

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

衰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

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

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

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

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

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簡搜

車馬也。出日治。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

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道守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

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

明堂布令之宮。有以十二月之政令也。

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苗。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墾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

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緇紀已、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二女娥皇、女英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於山曰麓、堯使舜入大麓之中、遭大風雨而不迷也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

昭華之玉、昭華玉名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

弗能統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

惟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

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

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

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

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

也、為姦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

也、以奉宗廟、鮮犒之具、生肉為鮮、乾肉為犒簡士卒習射、御

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
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臯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
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
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茲
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
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
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
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
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

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
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
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
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
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
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
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
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
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樂之失淫樂變至於鄭聲淫也詩之失

愚詩人怒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禮之失伎禮尊卑

卑尊不下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絕不避王人六者卑故伎也

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

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

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

所適物各有宜輪圓輿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驂

欲馳服欲步驂駢服車中馬也帶不厭新鈎不厭故處地

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

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

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獲襄公而春秋大

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宋共公夫

人夜失火待傅母不至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

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

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慝惡也吸陰

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踪虛輕

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

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

弟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

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關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

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卑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

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閱絲數米

則煩而無功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馱約，事不馱省，求不馱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達必簡，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甌甌有萁，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

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負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

中者為簠圓中者為簋也

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

方器

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誦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牖係不收於前，鐘鼓不解

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政始御史

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

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

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

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

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

馬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鳴伐國逆天

必有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雞

大禍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聚人妖蓄夜鳴而兵馬起

氣之感動也

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

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

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

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

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

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

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

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

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

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未、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以決而高之、茨積土填滿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也、雖有腐骸、腐骸骨也其性非也、雖有腐骸、自流漸弗能汙也、漸水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

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摩葉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繆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

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壑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瑛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乃

曰：豐其屋，飾其家，窺其戶，閭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

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德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

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

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大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

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

行

伊尹七十說湯而不用於是負鼎俎調五味僅然後得用

五就桀五就湯將

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不得寧處故蒙耻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

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昭昭。動於
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
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
樹米。晉文公樹米而欲生之也。曾子架羊。架連架所備知也。猶之爲智
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
爲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
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
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
趨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

使君子小人紛然殺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
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趨行。踏即馳不歸善者。
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
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
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
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
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於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
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
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

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躋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吻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

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

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柰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柰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奉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

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鄴、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摺笏而朝天下，百姓謳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

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楚為九龍之鞭荆平王之

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舍昭王之宮吳之入楚君

夫舍大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

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為之鬪當此

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

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發乾谿之役

靈王伐徐以外內搔動百姓罷敝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

比弃疾靈王之兄弟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

水莽草也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

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

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

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隣諸侯失道守在四

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鄴百里皆令行禁止

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周

於魯而戎伐之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

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

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弒之行無益於持

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

夫夫則

秦苑詩
海內子
卷
世
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
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
况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焯焯乎見焯焯猶尚肆然
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
而樂又况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
江河若帶又况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爲樂豈不大
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
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
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

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
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
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
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
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
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
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
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
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

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
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
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
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
則快射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况知應無方而不窮哉
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
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
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惠矣諸有
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

凡讀之人
後此以當
慙愧

之以儀則喜矣又况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
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
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
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
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
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
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
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
可謂知畧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禮節

卷之二十一

制度構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

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本。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

縹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

啓之以利塞之術

申子之三符。

申不害治韓有三符驗之術

韓非之孤憤。

韓非說孤生之

憤張儀蘇秦之從衡。

蘇秦合六國為從張儀說為衡

皆掇取之權。

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

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

子囊楚大夫北逐走

也庸常也

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

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

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

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

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

陵。

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

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

山水之嘔

聞

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

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故遣軻

刺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謠於易水之上。

高漸離宋

意皆太子丹之客筑曲二

聞者莫不瞋目裂眦。

子

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

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

弁冕冠也

大羹之

和可食而不可嗜也。

大羹不和五味

朱絃漏越。

朱絃練絲漏穿越琴

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

琴兩頭也。

一唱而三嘆。

可聽而不可快也。

故無聲者正

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呖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之言，五子謂商申子韓非蘇秦

張儀也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

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

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蘄讒巖

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

遂疏儀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酒之行也。師延為

平公鼓朝，訶北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寫之，蓋師

延所為，紂作朝訶北鄙之音也。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靈公進新聲，平公平

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紂子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亡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

大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

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

實質也巧詐藏於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

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相坐之法一家有罪二家坐吳起為楚滅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滅爵者收

禍常作猶

爵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

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

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

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

蘇嘆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俠以銜骨齒牙為禍也。」見其四世

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

也。軍之所獲為捷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

莒。小白齊桓公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

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

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

趙襄子再勝謂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

之田而霸、魯莊公使曹子劫桓公取汶陽智伯兼

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

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折蠲原蠶一歲再

收、蠲再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

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生者為離與不

以小利傷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

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

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紱纜而親迎、

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

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

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

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

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滅、愚者惑

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為

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雞也、

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

行其者或食兩而路窮行其謂大博也或予踦而取勝予

子對家奇一其也偷利不可以為行而智術可以為法故

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

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

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

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

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

之何憂謹堯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

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卑給三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

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

巧力能引強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任用后勝

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

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一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一

漢淮南王劉安著

漢河東高誘註

明新安汪一鸞訂

要畧

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畧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畧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縉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

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

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

靡散大宗

純樸太素也大宗事本也

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

有誤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一

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
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
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傲真
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
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詮言有兵
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脩務有泰族也原道
者盧牟六合盧牟由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容
北極之氣合爲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道託
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

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
覺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
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
灑箋濇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
方覽耦百變也耦通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傲
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呼有無之精羸繞匝也呼靡頌也
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已審
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
說符玄妙之中通廻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天
氣太一之初

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
 列星辰之行知道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
 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
 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
 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
 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同周備不可動
 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
 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一月為一節以
 為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二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做

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忌北胡南越

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
 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

物物引類覽取撿取也撿拾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宵物似也

也類衆也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
 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
 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
 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

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
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
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
精神、撫靜其冤冤、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
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
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
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
遁之觀、樽止也、流遁披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
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

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
名責實、提挈也、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

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
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
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間
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
為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
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
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

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捩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汜論者，所以箴縷繚萊繚熬之間，繚繚也

摠先擗恰呢哇齧隅之郤隙也。摠擗也，摠塞也，接

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文，所

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曦呢，

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

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

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

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

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不敢為，所以知戰陣分爭

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

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

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

林者，所以窺窵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局萬

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

意，懈墮結細，說捍搏困，搏圓也，困毛也而以明事埒事者

也。埒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

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末也壇場也分別百事

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

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

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脩務者所

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

清淨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

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

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

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

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

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

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

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

心術理性情以館清平之靈澄徹神明之精以與

天和相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

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蒼凝天地發起陰陽序

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

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

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

景星見、祥風至、

風不鳴條也

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

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捨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

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汜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畧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脩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

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
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
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
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
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
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
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
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
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
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

道而擗第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
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
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且
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
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
為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
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為之說、以通其
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泐汰滌蕩、至意
泐汰
潤也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

腐齒慈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蠟

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

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八方上下也外天地捍山川

押屏去也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

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燧挾至也燧姚光也潤萬物而不

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

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歛無度殺戮無止康梁

沉酒宮中成市康梁耽樂也沉酒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也作為炮烙

之刑剗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

繫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

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

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

太公為周陳陰符兵謀也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

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也賦兵也躬擐甲冑擐貫以著也

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

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

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

於兩楹之間殯大斂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夾之也以俟遠方武王

於兩楹之間殯大斂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夾之也以俟遠方武王

立三年而崩成王在祿禡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為殷後使管蔡監之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小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

有誤

悅易也

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

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藁雷垂以為

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剔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為九以入海也鑿江而

通九路江水通則為九辟五湖使水辟人而相從也而定東海當此

之時燒不暇擯擯音謂排去也濡不給扞扞音亥拭也死陵者

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

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

國之不絕如綫綫線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鄆河

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

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

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

亡歸好色無辯辯別也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族聚

也撞之庭下郊雉皆响大鍾聲似雷震雉應而响鳴也一朝用三

千鍾贛鍾十斛也贛賜也一朝賜羣臣之費三萬斛也梁丘據子家噲導

於左右二人者公臣也導諫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

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

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

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

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

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墩敲民險而介

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

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

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

俗貪狼狼荒也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

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

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

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自

也謂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

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治、攝業也

扈治廣也、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楚人謂精進為精、搖靡小皆覽之、棄

其眇挈、楚人謂澤、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

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

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

之天下而不窳、窳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窳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一終



